

2

[英美] · 内部资料 ·

现代外国文学

复旦大学外语系外国文学教研组

一九七六年八月

RW1/229/54

目 录

编者前言：油干草尽 夕阳残照 (1)

美国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摘译)..... (7)

美国小说《烦恼无穷》(摘译)..... (142)

美国报章书刊关于《第二十二条军规》与《烦恼无穷》两书及其作者约瑟夫·赫勒的部分评论..... (200)

当代美国作家简介 (选译)..... (218)

油干草尽 夕阳残照

(编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从它的世界霸主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的惨败，使这个庞然大物彻底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乘虚而入，在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同美帝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成为今天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

随着这个一度被称为“金元帝国”的美国好景逝去，随着美国丧失了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国的一些政客、谋士们一直怀着一种酸溜溜的心情谈论面临的现实：有的责怪当政者无能，有的大骂苏修暴发户缺德，有的悲叹美国时运乖蹇，有的一头钻进缅怀往日光荣的沙土之中，也有一批人以现实主义者自诩，空喊保持美国强大，实际上干着助长苏修凶焰的勾当。在这一片哄乱中，还夹杂着一些文人的声音。他们或者表现日益陷入危机的美国社会的形形色色，或者描写美国在同苏修争夺世界霸权的角逐中节节败退的难堪处境；要么就是遁入幻想或对往事的回忆，要么索性鼓吹世界末日来临，寄解脱于人类毁灭的恐怖预言之中。

本期节译的约瑟夫·赫勒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和《烦恼无穷》是美国近年来的两本畅销书。这一类

作品象一种古怪的镜子那样曲折地照出了当代美国社会五花八门的影子。《第二十二条军规》通过各自成章又相连贯的几十幅漫画式的人物特写，颇为生动地暴露出美军黑幕的一角。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一支资产阶级军队里官兵之间那种猫鼠关系和普遍的消极厌战情绪，也不仅仅看到美军中贪污盗窃成风，投机倒把横行那种腐败景象，我们看到的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一种社会制度，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具脓疮满身，腐烂发臭的资本主义躯体。它就是今天的美国。

书中德里特将军、卡思卡特上校以及米洛等神气活现的军官是一群胡作非为的土皇帝。他们暴戾成性，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结伙骑在士兵和下级军官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在千百万人遭受战火蹂躏、流血丧命的时刻，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组织大规模的走私集团，大发战争财，甚至接受希特勒的津贴，把炮火倾泻在自己的士兵头上。书中的M.M.两合公司使我们想起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资本家的生意经。为了攫取超额利润，他们是任何黑心的勾当都干得出来的。这个所谓两合公司一手从下级军官和士兵身上拚命刮取血汗，一手同德国法西斯签订秘密合同，帮助希特勒杀害美国士兵，那种有奶便是娘，为了两枚银币便不惜出卖一切的行为倒是活龙活现地勾画出了资本的灵魂，同时，也为今天西方某些人中间出现的绥靖姑息倾向提供了一条形象的注脚。

时隔四十年来，今天不是又有一些西方公司和企业来扮演M.M.两合公司的角色了吗？他们看见几个利钱就两眼发红，不惜以大批粮食、装备和巨额贷款为苏修的军事化经济输血，为了保住自己在世界各地的资本而同苏修搞

“缓和”，就连西方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也看出这种做法无异是在为苏修支付日益成为其沉重负担的军事费用，为苏修的战争经济输血，而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养虎贻患。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人们记忆犹新：明明是吃人豺狼的第三帝国头子们偏要打扮成和平天使，高喊“绝不使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可是，正是他们转眼之间把亿万人推入腥风血雨之中。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始终存在着战争的危险。请看苏修新沙皇的所作所为，昨天入侵捷克，今天霸占安哥拉，到处伸手，不正维妙维肖地扮演着希特勒的角色吗？然而，决定历史进程的毕竟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决不是希特勒或勃列日涅夫等一、两个法西斯头子。世界人民反霸反侵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玩火者必自焚，而如果有人要姑息养奸乃至怂恿、勾结侵略者，则必然也是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落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耻下场。可以断言，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日益觉醒的世界人民是不会容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继承希特勒衣钵，到处横行霸道的，他们也不会容忍任何德里特将军或卡思卡特上校以及米洛之流扮演为虎作伥的可耻角色。

通过小说《烦恼无穷》，我们看到的是今日美国社会的另一个侧面。一些为数不多的公司高级职员拿着高薪，享受着广大劳动人民连想都不敢想的种种特权。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资本家推销商品、排挤竞争对手而绞尽脑汁，从老板赚得的超额利润中分得几根肉骨头和一点残羹剩饭。但是，他们作为牵在垄断资本手里的看门狗却并无“幸福”可言。他们必须唯唯诺诺，成为资本家得心

应手的赚钱工具，否则就随时都会被降职，受冷遇或者被当作“疯子”横遭折磨直至死去；他们又必须“精明强干”，善于钻营，为老板广开销路，否则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他们还必须尔虞我诈，互相猜忌，否则就不能立足。他们表面上悠然自得，骨子里却无时无刻不处于惶惶不安之中。这一群垄断资本的奴才就象一堆蛆虫似的一刻不停地钻来钻去，拚命想爬到别人身上，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翻身滚落下来，于是又有另一条蛆虫挤上来顶替。请看书中那些经理先生们不就是这样日夜斗法，互相倾轧，扭作一团吗？正是这个表面舒适安乐的所谓上流圈子里蔓延着象癌症似的不可救药的精神危机。不管作者如何吹嘘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也无法掩盖他笔下人物陷于精神崩溃或者麻木状态这一事实。就在这家薪俸优厚的公司里，每年都有一些人自杀，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发疯，于是，他们就被无声无息地抽掉档案，从资本主义竞争的旋涡中消失不见了。其余的人则继续让那架庞大的资本主义绞肉机驱赶着拚命地挣扎奔走，不断填进垄断资本永无止境的欲壑。随着垄断资本机器的旋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被卷进了竞争的旋涡之中，他们忧虑恐惧，神经紧张。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五颜六色的闪光遮盖不了人们内心的凄惶，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出事”，而大大小小的“出事”也确实日日夜夜都象恶梦似的在办公室里和家庭里发生着，这倒是一幅“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真实画面。

从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在那里，被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目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家庭生活早就已经浸透了资本主义的腐臭毒

计，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也不外是互相利用，勾心斗角的关系，现在更已发展到了荒谬绝伦，错乱颠倒的地步。这种现象愈是普遍，愈是露骨，“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

透过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就象是一座已经蛀空的老朽建筑飘摇于狂风暴雨之中，资本主义所谓文明也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在充满悲观绝望的今日西方文坛上，资产阶级作家们连自欺欺人的幻影也描绘不出了，在他们笔下只能是一片枯藤老树昏鸦的阴暗惨淡景象。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光怪陆离、无奇不有正是整个制度油干草尽，夕阳残照的反映。资产阶级的腐朽死亡和无产阶级的生长发展都是属于同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前者的瓦解崩溃不正好从反面生动地证明了它必将最终为后者所取代的辩证法吗？书中的一片昏暗和混乱不正预示着这个社会是多么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吗？

这两本书写的是美国的事情，但是，我们合上书本一想，这样的现象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今日苏联不是也到处可见吗？苏修叛徒集团自从篡党夺权以来，对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穷兵黩武，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正在走着希特勒的老路。但是，不论苏修怎样依靠以大炮代替黄油的政策来炫耀它的武力，也绝对逃脱不了帝国主义的固有规律，张牙舞爪的背后埋藏着日益深化的种种危机。苏修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早已一团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就是新沙皇侵略扩张的主要工具——苏修军队内部也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苏修的不治之症的各种征候。同整个苏修社会一样，苏修军

队里也是权贵恣意横行，走私、盗窃比比皆是。以军事援助为名，行控制、干涉之实的苏修驻外军事人员就是一批践踏别国主权的太上皇和盗窃、走私的能手。他们所到之处，人人喊打。他们所作所为比起卡思卡特、米洛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向被认为是苏修统治集团控制最严的军队，如今也是腐肉脓疮到处可见，再也包不住了，近年来苏修军队内接连发生哗变、叛逃事件就是明证。至于整个苏联社会早已成为新贵族们的天堂，劳动群众的监狱，那更是世所共睹的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历史总是一再地证明：貌似强大，其势汹汹的庞然大物其实十分虚弱；称王称霸者必然失道寡助，到头来总是要被历史的潮流所扫除。德意日法西斯曾经不可一世，垮了；美帝国主义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已走下坡路了。苏修新沙皇步它们的后尘，妄图称霸全球，难道能有什么好下场吗？透过这两本美国小说的字里行间，透过德里特、卡思卡特、米洛等人的胡作非为，我们不也看到了苏修新沙皇追随它的前辈，正在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路上逃跑吗？

第二十二条军规^①

(CATCH—22)

(美国长篇小说·节译)

作者(美)约瑟夫·赫勒

《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是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的一部长篇小说，自六十年代初出版后，至一九七五年，先后共印刷了二十四次，流传甚广，名噪一时，在西方颇有影响。全书共四十二章，这里仅选译九章(略有删节)，供批判参考用。翻译时采用的两种版本，原文多处文句不一，请参照原书。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俚语，原指军人因患病或完成一定次数的战斗任务便可获得轮换回国等规定。现已渐广泛使用，意为永远办不到的事情或可望而不可即。

第一章 得克萨斯州^①人

初次见面就产生了喜爱的心情。

尤索林第一次看到随军牧师，就感到发狂般地高兴。因为肝有点疼，尤索林住在医院里，但由于症状还够不上是黄疸，使医生们感到很为难。如果已经变成黄疸，他们可以给予治疗；如果不变成黄疸接着就消失了，就可以叫他出院。可是，这种老是差一点点够不上黄疸的情况实在叫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每天上午，三位医生来查一次病房。他们精神饱满，表情严肃，口才挺不错，眼力却很差，看不出究竟是什么病。陪同他们来的是病房男护士达克特，他也是精神饱满，表情严肃，而且最不喜欢尤索林。他们把挂在病床上的治疗卡念一遍，不耐烦地问了一下病痛的情况。他们听尤索林说还是老样子，似乎就不高兴起来了。

“大便还是不通吗？”三人当中一位上校问道。看到尤索林摇摇头，三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眼色。

“再给他一颗药。”

达克特护士用笔记下再给尤索林一颗药，接着四个人走向下一张病床。病房里没有护士喜欢尤索林。事实上，他的肝已不疼了，但他一声不响，而医生们也从不怀

① 美国州名，位于南部，与墨西哥交界。

疑这一点。他们仅仅怀疑他早就通大便了，却没有告诉任何人。

尤索林住在医院里，需要什么，就有什么。伙食不算很坏，而且每餐都送到他的床前，还有额外的新鲜肉类。下午天气顶热的一段时间，他和其他病人还吃到冷果汁或冷巧克力牛奶。除了医生和护士，从来没有谁来打扰他。每天上午他得稍微花点工夫从事信件检查，这件事情做完后他就成天悠然自得地躺在那儿了。

他在医院里感到挺舒服，而且也可以长期住下去，因为他的体温总在华氏 101 度^①。他甚至比邓巴还舒服，邓巴为了能让别人把饭送到床头来给他吃，还得不断地让自己嘴啃地摔倒在地上才行。

自从尤索林下定决心要呆在医院里度过战争的下余岁月以后，便给所有认识的人写信，只说自己住院，而不提是怎么回事。有一天，他有了个更妙的打算。他给每个认识的人都写了封信，说自己即将执行一项危险的战斗任务。“他们征求志愿人员。尽管很危险，但总得要有人去干。等我执行任务回来就马上再给你写信。”打这以后，他就不再给谁写信了。

病房里的全体军官病员都规定要去检查所有住院士兵写的信，这些士兵限定呆在他们自己的病房里。检查信件可是一桩单调的工作，尤索林发现士兵的生活只不过比军官的生活稍微有趣些而已。他对此感到很失望。第一天检查下来，他就没有任何兴趣了。于是他想出一些游戏来解解闷。有一天，他宣布：要对信中一切修饰语统统处以死

① 美国习惯使用华氏温度计。

刑，把经手的每封信中的每个副词和每个形容词都砍掉。第二天，他又向一切冠词宣战。再过一天，他的创造性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信的内容也就只剩下a, an, 和the^①了。他搞这套玩意时，感到有一种动力学上所谓的内在线性张力。与此同时，信中剩下的东西，也就显得更加一般化了。又过不久，他向信中部分的客气称呼和签名开刀，但没有去碰信的正文。有一次，他把一封信全部涂掉，只剩下“亲爱的玛丽”，并在信纸下端写道：“我想你得要死。A.T.塔普曼，美国随军牧师。”A.T.塔普曼是飞行大队随军牧师的名字。

他对这些信尽了他的一切可能之后，又开始向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进攻，抹去整个街道和住宅，有时又好像自己就是上帝似的，只须腕中之笔漫不经心地一挥就可以消灭整座整座的大城市。

军规第22条要求检查官在检查过的信上签名。大多数信，尤索林连看都没看过。在这种他根本没看过的信上，他却签上自己的名字。在看过的信上则写上“华盛顿·欧文”。后来，“华盛顿·欧文”写得太多了，有些单调，他就改为“欧文·华盛顿”。检查信件这项工作，会在一些过惯神仙生活的军官们中间产生一种忧虑的反应，甚至使罪犯调查处的人员也不愿干了，而情愿到军医院里去冒充病号。人们都知道，尤索林是罪犯调查处的人员，因为他不断地查询一个名叫华盛顿或一个叫欧文的军官，而且他在住院的头一天以后，便不想再检查信件了。他觉得这些信实在写得单调乏味。

① 常表示“一”和“这”。

他这一次住的是个条件较好的病房，是他和邓巴所欣赏的最好的病房之一。这次跟他同住的，有一个上尉军衔的战斗机驾驶员，年纪二十四岁，留着稀稀拉拉的金黄色小胡子，是十一月间被击落在亚得里亚海里的，但是他连伤风感冒都没得上。上尉当时并未受伤，如今是夏天了，上尉却一直没有被击落过，于是他就自称患有流行性感冒。在尤索林右边的那张病床上，懒洋洋地肚皮朝下趴着另一个胆战心惊的上尉，他血里有疟疾菌，屁股上给蚊子叮了一下。尤索林对过、隔着过道是邓巴，再过去是一个炮兵上尉，这个人尤索林现在不再跟他下棋了。这个上尉有一手好棋，和他下棋玩总是很逗趣的，可是有时有趣到了荒唐的地步，尤索林这才不跟他下了。再过去则是一位从得克萨斯州来的有教养的得克萨斯人。他看上去像是态度爽朗，富于爱国精神，在他的感觉中，有财产的体面人物，同没有财产的人——流浪者、妓女、罪犯、堕落者、无神论者、不体面的人——也就是穷光蛋相比，应当得到更多的选票。

一天，正当尤索林在破坏一封封信中的语句格调时，他们把这得克萨斯人带进了病房。那是一个很热的、平静无事的日子。一股热气直冲天花板，什么声响都给闷住了。邓巴仰面朝天，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一双玩偶般呆滞的眼睛盯着天花板。他正为增加自己的阳寿而努力，他的办法是：自寻苦恼，培养厌烦的情绪。他搞得这样起劲，尤索林甚至以为他已经死了。大家把得克萨斯人安放在病房中央的一张床上，过了不多久，他便十分慷慨地发表起高见来了。

趴着的邓巴忽然象根弹簧似的一下子坐了起来。“对

了，”他激动地嚷嚷道，“我一直感到没有抓住要害，现在我可抓住了。”他用拳头猛击另一只手的掌心，郑重宣布说，“让爱国精神见鬼去吧。”

“你说得对，”尤索林也冲着他大声嚷嚷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仅仅是些红肠面包，布鲁克林^①玉米饼，妈妈牌苹果馅饼。有谁还肯给体面人物去卖命？又有谁肯为了给体面人物多捞几张选票去送死？爱国精神是没有的，事情就是这样。就连matriotism^②也是没有的。”

尤索林左边的那位二级准尉却无动于衷。“是谁在他妈的扯蛋？”他没精打采地问了一句，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这个得克萨斯人显得天性善良，慷慨大方，和善可亲。可是三天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容忍得了他了。

他的厌烦心情深入骨髓，一旦爆发出来，使每个人见了都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那个穿白衣服的士兵无从躲避，这个当兵的从头到脚都用石膏和绷带裹着，他的两臂和两腿等于无用。他是在夜里给偷偷地抬进病房的，人们直到清晨醒来才看见他的这副架式：双臂双腿都被紧缚在吊索的一端而悬吊起来，同肩部臀部保持垂直，吊索的另一端压上铅砣，四肢完全不能动弹，那形状是十分奇特的。在他的双肘内侧的绷带上，缝了一个带有拉链的开口，通过

① 纽约市行政区名。

② 英语中patriotism意为爱国主义或爱国精神。

源出希腊文patēr，意为父亲，或patris，意为祖国。

英语中并无matriotism一字。是作者生造的。matri—这个词头有母亲的意思。这里尤索林讲的是句俏皮话。

它，洁净的液体从一个洁净的玻璃瓶里输入他的身体。从他的鼠蹊部敷石膏处伸出一根锌制的管子，接上一根细长的橡皮软管，他的肾脏排泄液就通过这个渠道，流入那放在地板上的封口瓶内。等到地上的瓶子滴满了，盛液的瓶子也空了，这两只瓶子于是就很快调换一下位置，瓶里的排泄液又重新注入他的身体。在这士兵的身上，人们真正看得清楚的部分，只有口腔上方空出的那个黑洞洞。这个洞洞的边缘都已磨损了。

这个穿白衣服的士兵的床位就排在得克萨斯人的旁边。得克萨斯人歪坐在自己的床上，从早到晚一直和这士兵慢吞吞地说话。对方一直没有一句答话，他也毫不在乎。

病房里每天量两次体温。大清早和傍晚的时候，护士克拉默走进病房，手里捧着一个广口瓶，里面满是体温计。她从这边走到那边，挨次把体温计分给每个病人。轮到这个白衣士兵，她也有法对付，把体温计塞进他嘴上的那个洞洞，留在外面的半截就让它靠在洞边上。她又回到第一个床位，取出病人口中的体温计，记录了体温，接着就到下一个床位，然后继续兜病房。有一天下午，当她结束了第一遍检查病房再走到这士兵的床前来记录体温时，发现他已死了。

“是凶手干的，”邓巴轻轻地说。

得克萨斯人抬头朝他望了望，含含糊糊地笑了笑。

“是杀人犯干的，”尤索林说。

“你们两位伙计在说什么？”得克萨斯人问，紧张起来了。

“是你谋杀了他，”邓巴说。

“是你杀了他，”尤索林说。

得克萨斯人身子往后缩了一下：“你们两位伙计疯了还是怎么地？我连碰都没有碰过他。”

“是你谋杀了他，”邓巴说。

“我听见你杀死他的，”尤索林说。

“因为他是一个黑鬼^①你才杀了他，”邓巴说。

“你们疯了，”得克萨斯人喊道，“这里他们是不准黑鬼进来的。他们有个特别的地方给黑鬼住。”

“是那个外科医生偷偷地把他弄进来的，”邓巴说。

“是那个共产党外科医生给弄进来的，”尤索林说。

“那末，你们是知道的罗。”

尤索林左边的二级准尉，对这士兵的意外死亡却无动于衷。本来他对任何事情就不感兴趣，而且从不开腔，除非惹到他的头上。

在尤索林遇到随军牧师的前一天，食堂的一个炉子爆炸，延烧到厨房的一侧。尤索林所住的病房，尽管离火场几乎还有三百呎，也能听到轰轰作响的火势和燃烧的木材发出的刺耳的爆裂声，浓烟都窜过了病房的漆成桔红色的窗口。约摸十五分钟后从机场开出的飞机失事救护车到达火场抢救。经过半小时发狂似的、接二连三的迅速行动，救火队员才开始占了上风。忽然间，天空响起听惯了的、深沉而又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原来是一群轰炸机完成任务后返航了，于是救火的人不得不卷起水龙带，赶回机场，防备万一会有一架飞机坠毁着火。然而，飞机都安全着陆。当最后一架着陆后，他们立刻调转车头，高速驰回小山那

① 原文为nigger，美国白人统治阶级侮辱美国黑人的用语。

边继续救火。可是他们到达时，火已经灭了，是自行熄灭的，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处需要再用水浇泼的余烬。因此，救火者已经无事可做，只能喝点温咖啡，还想赖着不走，玩玩女护士。

失火的第二天，随军牧师来到医院。尤索林正忙着检查涂删信件，只保留信中谈情说爱的部分。牧师便坐在尤索林床边的一张椅子上，问候他的健康。牧师侧着身子，别在衬衫上的上尉领章就是尤索林所能看到的唯一的军衔符号了。尤索林不知道他是牧师，想当然地以为他不是一位医生就是一个疯子。

“啊，身体还挺好的，”尤索林回答。“只是肝有点儿疼，我猜想在这里的病人中间，象我的情况还是不多的。但总的看来，应该说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这就好，”牧师说。

“是啊，”尤索林说“是啊，这是好事嘛。”

“我也在想还是赶紧上这儿来吧，”牧师说，“我确实有点不舒服。”

“这太不幸了，”尤索林说。

“是感冒头疼，”牧师连忙接上一句。

“我也感冒，体温到了 101 度，”尤索林也连忙接上一句。

“真糟糕，”牧师说。

“是啊，”尤索林表示同意。“是啊，是太糟糕了。”牧师坐立不安。过了一会，他问道：“你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吗？”

“不要什么，不要什么，”尤索林叹了口气。“我相信医生们正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为我治疗。”